關尹子闡玄

子周人也姓尹氏名喜字公文号曰文始先生世居天水覽終南山水之勝結艸為容焉学道百氏道貫三才懷仁抱道修身慎行康王召拜大夫歷仕昭王惜王道之不行遂有歸隱之志見星西行知有聖人西邁遂出為函谷關令適紫氣浮空青牛出谷遂迎拜老聖邀留終南之艸樓受道德二經研窮餘旨著書九篇凡一百七十章号關尹子觀其分篇命題始字而終藥以九字為一書之綱領推元始之于天地万物于歸則復歸于元始闡言獨理格物明道究內聖外王之学也學者忘其牝牡驪黃則見其道矣偶有所得輙述微意題之曰闡言嗚呼長安大道今猶古也行者自見何假問津世有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將以我言為贅 後学當塗南谷子杜道堅叙

關尹篇目

上卷　一宇　二柱　三極
中卷　四符　五鑑　六匕
下卷　七釜　八籌　九藥

一曰宇、宇道也四方上下道无不在有宇則必有柱故二曰柱、柱建天地也有天地則必有聖人建中極故三曰極、極尊聖人也三才立而四象位故四曰符、符道神明人之精神鬼魄而心為之主故五曰鑑、鑑心也心明則能照鑑諸有故六曰匕、匕食也食能養形形必化故七曰釜、釜能化物故八曰籌、籌物也物至乎為藥功用至矣故以藥終焉明物物皆藥則明內聖外王之道可以壽天下元元之命蓋道之為道有形氣者必有數、數起乎无始乎一終乎九、九復變為一天地万物莫得而逃焉由是以知天地万物莫不出乎道而歸乎道也關尹

知道者乎觀其命意之言是皆老子言外之旨衷其文以立言六道德經之外傳欲推格物而不泥于物者當有自得于吾心之天將見言言是道物物皆天夫是之謂博大真人之徒

尹杜二真人傳

太和真人姓尹名軌字公度文始先生從弟也太極真人姓杜名沖字玄逸京兆人也與公度師事文始受道德二篇當時穆王西遊景慕老子靈迹命駕詣終南修草樓延玄逸主祠事玄逸吐納元華攝護氣液老子降授九華丹法精思養煉侍生玉光洞觀眾妙役使百靈後授為太極真人王屋仙王之職公度精修道妙時遊海岳濟度群生老子賜任太和真人以統杜陽宮之仙眾道統之傳自是而始吁玄去動行至于谷神不死而得長生

久視之道予一生習学骨俗難仙今老矣无補于世因著闡云

更述尹杜二真人始末云

關尹子闡玄卷上

後學當塗南谷子杜道堅 述

一宇篇 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闕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覕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道无言言者人也道无[illegible][illegible]者人也觀夫天人交際事物錯然有言有思者出而无言无思者交化无窮焉若若乎回有无之相生也戛戛乎闕難易之相成也勿勿乎似而非長短之相形也爭之介之

高下之相傾也唲之噎之聲音之相和也去之要之前後之相隨也夫影不可吹則道不可言塵不可鏤則道不可思是皆自然而然者故非聖智之所可造鬼神之所可識惟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而言之強名曰道於戲道固不可言知不言則道不蹶道固不可里矣不里則道不明由是而知聖人言而未嘗言不言而未嘗不言也

關尹子曰无一物非天无一物非命无一物非神无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玄此非玄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夫天地万物咸由道而生故无一物不有夫道然非生知安行則

不学而思之得其道者由循其名而忘其名析同實而契同實即一
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 物我玄同道在是矣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
殊不知吾之津液涎淚皆水
道猶水也人知沼河江海之水為水而不知吾之津液涎淚皆水也
知水无不在則知道亦无不在反身而求物无不備其有不足乎
關尹子曰道无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无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已退
道以不有道故不无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道无人我聖人亦无人我故不見人之是非己之進退不以有无得
失累其心則是心与道一其肯以道為我之獨有哉 痒疴疾痛皆
与人同也夫是之謂混沌氏之民惡有所謂人我者

不知道妄意卜著如射覆盂之高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人之天性本同因習有所異而忘其同然之天胥不墮覆盂之類者鮮矣高曰金玉中曰角羽卑曰瓦石是乎非是乎覆盂之下果何物哉惟忘其所置故所射不同能使學妄俱空一真呈露不待射而知之置物者豈他人耶

一陶能作万器終无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万物終无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以陶喻道以器喻物一陶能作万器一道能生万物器不能作陶物何能作道器不能害陶物何能害道然世之為物害道者亦衆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奸生于國時動必潰惟善道者不物于物而物亦无害

道茫茫而无知乎心倘倘而无羁乎物迭迭而无非乎電之逺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不以不一害一

道之詮詮心之倘倘物之迭迭電遠沙飛何其无定哉即惟无知則見道一无羁則見心一无非則見物一曰道曰心曰物三者又合而爲一惟聖人三者兼忘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是故天下懼心爲噫嘻吾忘天下易使兼忘我難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无源无歸聖人之道本无首末无尾所以應物不窮

海宇爲沼王畿爲島魚則人民水則萬物同一道也聖人中天下而立民環居之藏萬物於天下生而不有故自生民以來不知幾千萬載而不窮也夫何故道无源无歸聖人法道以安天下不以

本末二吾之心故能日應萬機无有窮已天下何為而不治哉

无爲道爲者水也无觀道觀者火也无逐道逐者木也无言道言者金也无里道里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人之一身滿腔是道何則精神魂魄意五神也應乎五星心肝脾肺腎五藏也應乎五行爲觀逐言里五情也發為五事道則一以貫之聖人不以外物動其心故能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假之云者應之而已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獲焉不知我无我而逐道者亦然

心未明道蔽于隱識精神斯然妄念一起而空花虛影幻成爲魅橫執爲道即而就之未有不猶蹈鉤之禍惟明道者則知我無我而不逐于物推道自然之符自得

方術之在天下明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弱或尚強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不敢滯于物者衆人也

道不可執執之皆事衆人也不執之皆道聖人也三代之季聖人不作而九流興焉是故天下之治方術者明百家衆技晦明強弱雖所尚不同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夫徇于一曲自謂人莫我加者殆不知有玄同之大道者悲夫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本乎天者謂之道得乎心者謂之德見乎事者謂之行是故可得之德可行之行所以善吾生也不可得不可行之道所以善吾死也然則道終不可得不可行乎道終不可得不可行則吾終不可死自有不亡者存

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无所為无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于朝可死于夕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而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也何哉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惟[illegible]所為无所執者所以之天也明此則聞道于朝可死于夕呼之天也又何死乎

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无不可得而知一情善惡者自无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者為有

知推動物有之一情冥為无知溥天之下道无不在
天性本靜情生而善惡與焉曰善與惡皆能障道惟性靜情真
自有之无乃聖人心同太虛不可得而示也情動則自无之有善
者為賢人惡者為小人善惡判然不可得而掩也或問曰道何在
曰不識不知

道无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无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
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道无作以道應世則可指事為道則不可也道无方以道寓物則可
認物為道則不可也然則不廢事棄物然後為道乎聖人為无為
事无事常出道以示人我吾何隱乎爾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无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

泉飛知学如擲影知識如計夢二息不在道將來契
言行学識事也執事而求之道固不可得然則外事而求之
道可得乎知泉鳴禽飛擲影計夢互相盾轉无有得時則知一息
不存道將來契噫无事于心无心于事非道而何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事无不成之難壞之易
事難成物易壞道難得物易弃天下之權謀聚斂皆事也以
之建邦立國創業起家靡不成于難而壞于易推道无心不生
事亦不廢事不有物
一星之火能燒万物 亡而火何存一息亦道能冥萬物 亡而道何在
政猶火也民猶物也行猛政而為民害
亡而火將先滅道即心也冥即忘也有道之主与民相忘民亦不

知帝力之何有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略著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略著止名為事不名為道心死難身死易得道難作事易故以人之生死修短為喻然不曰死為得道而曰死如得道何哉死為得道是貴死賤生也豈聖人之道哉死如得道是言心死也心死契道是為得道心若未死雖身死乃偏道無得時故言動作略著止名為生不名為死止名為事不名為道契道則心空形亡則生亡生在物亡或問心死矣未曰問于老龍吉契道矣未曰問于猶龍老

不知吾道无言无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异物横執為

道。殊不知舍源求流无時得源舍本求末无時得本。

道无言无行。蓋言行乃載道之具耳。非所以為道也。即言行而求道。无時得道。猶舍本求末。无時得本。其可求諸異物橫執為道哉。一有是執。則并其言行而失之。去道遠矣。

習射習御習琴習樂。終无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无形无方。故可得之一息。

射御琴樂藝也。藝有形声之拘。故習必有方。終无一事可以一息而得。惟道无形无方。所以得之一息。世之重藝而輕道者。昧亦甚矣。

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无可（无可不）亦者。无巧无拙。无勝无負。

天下之理一則定兩則爭故兩射兩來則爭心生焉工拙勝負
可見也道无工拙勝負兩人以道相見何爭之有

吾道如海有億万金投之不見有億万石投之不見有億万汙穢
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六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
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海善下而不自大故能受金石汙穢而不見能運蝦魚鯤鯨而
不知百川之水合而歸之不見其盈散而分之不見其涸此所以為
百谷王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處明俗人昭昭也處暗我獨若昏也處明不見暗中一物俗人
不自照也處暗能見明中區事聖人光照天下也是故得吾道
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見土

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權乃道之用小人不善為用故權歸于惡君子善得其用故權歸于善然則小人豈能歸于惡哉遷善則為君子矣君子失善或為小人惟聖人得道之全用故權歸于無所得、、、則無所不得也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則利以手握刃則傷

劍能殺人能活人能利己能傷己在道而不在劍矣以刃割物則利庖丁解牛披窾導卻迎刃而解用得其道也以手握刃則傷是代大匠斲稀不傷手用失其道也曾不若善刀而藏之

還不問巨、不答還无不問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与答与

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无言有問答者是事道无爲有往來者是氣夫還巨瓦石

无事无氣故无問无答道亦不失問与答道果何在惟問答

不用口可者是

仰道者跂如道者疑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

而歎不躐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道隱无名本无條對不假外求人各自足彼仰道而跂者望之不

及如道而疑者遠之太過是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也惟聖人

則安吾之所固有不借不賈莫知爵而常自然

二柱篇　凡十二章

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
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
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
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
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
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
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
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
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
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
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

包而有在者焉古非土所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未有天地无物然則建天地者誰乎一元之始太極包乎未形之天地万物開物之後一物各包一先天之太極是故撓盂瓦盎皆能建天地著廻瓦石皆能告吉凶天地万物之微理凡具形氣物皆包之各不相借而未嘗不足也覌後兩精相薄而神凝之雌雄牝牡胎生卵生莫不各有自然之理此非建天地者而何以知男女之于万物吾身之于天地一也傳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其為道也愛之為仁覌之為知用之為和攝之為禽肉具四象外應四時一身之天地備矣總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一運之系周乎太空升降上下運而不已者時精神鬼也而有在者方始之終之繫乎土解之示之繫乎人於戲人亦貴矣知之脩

煉謂之聖人先天太極一大金丹能建天地者知之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

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天下之人衆矣人人之夢不同夜夜之夢各异窈冥恍惚变化

有无若天地之与人物不目而見不耳而聞妄即真即皆思成

之道无思至人無夢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与

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心非棗而應棗者火肝非榆而應榆者木形不同而氣同我通

天地也將陰夢水心之所感將晴夢火神之所交覺不灵而夢

靈天地通我也我之精神天地之水火我之魂魄天地之木金

似〻與似〻離純〻各歸惟不夢者知之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
天地〻者存
天積氣耳地積塊耳天地雖大有則有壞吾道非心吾心非物
形色既空方數何有明是道者則知有生不生有化不化天而
又天地而又地自有固存者存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討天地者唯我
區識譬如手不觸火〻不傷人
性无生死有生死者形性无物我有物我者識彼有不出胎卵
而死者亦人亦物彼何識有天地哉討天地者皆我之區識耳彼識
害性如火傷手惟不持寸鐵者无傷焉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无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觀夢鑑水中之天地則知万物中之天地不待建而存夢幻泡影倏有倏无妄喜妄驚无時暫息皆由識念中來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我識既空諸妄何有

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无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内不見我外不見人

天地不自天地有為天地者存聖人不自聖人有尊聖人者在惟不自為故能久長惟不自尊故能久大知彼有待者屋宇舟車无自成之理也知此无待者天地无自為之心也聖人知此物我兼忘

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我外不見人是与天地合德故
能与天地同其久長

有時有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
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
已搖時則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
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則名為形

積氣成天故時有晝夜積塊成地故方有南北彼非氣非形者
不化有時有方者而後有生知箑未搖時非風之氣木未鑽時
非火之形則知我未生時非我之形我生之後則名為我命既
終而我何存知原始反終之道則生死之說可知矣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則溫

吹之則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

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无去來

知時變而有寒暑溫涼之氣則知心動而有喜怒哀樂之情

如彼瓦石置火則熱置水則寒呵之則溫吹之則涼是故親君子則吉

近小人則凶我之置身可不慎乎彼有去來寒熱溫涼之于影也

此无去來瓦石之于水也吾心不動外物何有哉

衣搖空得風氣嘘物得水注水則鳴石擊石則光知此說者風

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

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億皆可同之

天地可建風雨可作人甚可不自貴乎知衣搖空得風則風可生氣

嘘物得水則雨可作水注水則鳴而雷可興石擊石則光而電可為蓋

猶之風雨雷電即吾之精神氣血復緣氣生氣緣心生是故想火則熱想水則寒通達之要于茲可見吁天地可建風雨可作任變理之奇者可不知乎

五雷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翔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故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混人我同天地而徹私智認而已之雲將風師天之陪佐來雲有五色可辨豐歉風有八方可占凶吉大人合天地之德同一氣之運知天地之風雲變化則國家之禍祥妖孽可以前知是以聖人混人我同天地肯以私智認天下為己有哉禹曰黃帝堯舜之治天下也天下一心

天地寓万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在寓之云者寄之而已大而天地細而萬物若我若道何莫非寓

明此則知君臣民物迪相委寄可相依不可相離蓋寓得其道則可以保身全生可以養親事君苟離于寓道亡不在而我何在將何以為安國寧家任天下之寄乎噫天地可建孰不可建觀一寓字篇其意深矣

三極篇 凡二十七章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无得而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无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无得以雜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无得以窒之故袤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

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現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歸功于聖人、、任功于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皆曰自然

三才立而人道興聖人作而万物覩為生民立極視天下為家知賢愚是非之不一故因其材而篤之知古今内外之大同故隨其時而用之聖人虛己以治天下制礼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出于自然不過因之而已是以天下治天下也長而不宰功成不居堯舜湯禹有之時三代之士寓今循古然得其　行其道是亦三代之聖也

天无不覆有生有殺而天无愛惡地无不載有貴有賤而地无彼此日无不照有妍有醜而日无厚薄聖人之治天下亦然聖人之道如天聖人之德如地聖人之用如日。

聖人法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為天下王為社稷主彼民物之自生自殺而我无愛惡也自貴自賤而我无彼此也自妍自醜而我无厚薄也惟我无心故道无不覆德无不載用无不照吁非天下之至公孰能如之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所以安天下者獨其有道德事業之可尚也乃曰不有何哉聖人不自道而歸之天命故尊不自德而歸之時符故貴不自事而歸之人為故有功一有自道自德自事之心則失其為聖者矣

聖人知我无我故同之以仁知事无我故權之以義知心无我故戒之以禮知識无我故照之以智知言无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以天下為己任不以天下為己有惟其知无我故我則同之以人事則權之以義心則戒之以禮識則照之以智言則守之以信是任天下于天下也天下其有不治乎

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性之包乎五常猶乾之包乎四德互相為用是以聖人或以仁為仁或以禮義智信為仁各兼五者一而不膠天下名之不得此所以為聖人也不然則五性鑿而七情動人欲熾而天理滅其何望于一視同仁者哉

勿以行觀聖人道无迹勿以言觀聖人道无言勿以能觀聖人道无為

勿以皃觀聖人道无形

聖人與人同耳何曰勿以言皃行能現聖人耶蓋聖人太虛同体造化為心　言皃行能之可現一有可觀便墮言為行跡之列失其為聖人之道矣

行雖至卑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皃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　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之言皃行能雖有至卑至公至神至殊之妙不出乎高下是非巧拙妍醜之外而別有所謂言皃行能也不過假此以示天下耳天下之人能不局所見冥此而現則可以見聖人之道无他焉應物而不滞于物也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　師万物惟聖人同物所以无我

天生万物各一其性蜂有君臣拱羔有礼蛛能结网蟻能战鬭彼
各得其天之一者惟聖人兼而得之豈待師彼所能哉吁聖人无
全能現天察地取物取身至于鳥獸艸木之微一物一天師物所
以師天也是故衆師賢、師天由是師道行而聖人之教立知聖
人同物則我无不同宜以自能而不知有師之道乎
聖人之于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
每同聖人、　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修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聖人衆人均是人也目視耳聽鼻嗅舌嘗靡不同然其一不同者
心也衆人汩于物欲故不免有仰高修大之心聖人純乎天理其
心廓然若云聖之于素王不自高而天下高之不自大而天下大之
彼仰高修大者然乎不乎惟明理者知之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偶和之始終之青黄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也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与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雖側別分居所以為人不以此為已

聖賢之分曰道曰物相去一間如隔天淵聖人以道觀物物即是道偶之和之始之終也至于青黄卵翼与物偕化不愛道亦不棄物彼君子自尊非我尊之也彼小人自賤非我賤之也隨人以物觀道道即是物去之与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物物不同旦旦不已反為物之所易惡知聖人之鄙雖側別分居亦稱易之雜物撰德辨是与非所以此為為人之事非以此為為己之道也

魚歡弃羣魚舍水躍岸則死鳥歡弃羣鳥舍山入市則擒聖人不

异衆人特物不能拘耳

魚生于水安于水也佛生于山安于山也魚不异羣魚佛不异羣佛聖人豈异衆人哉為世周旋无往不安故不為物之所拘若夫賢士徇名俗人徇利則不免為物拘矣能不蹈于羅罟之魚入市之佛者幾稀矣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聖人之道或力行或堅守如射法焉當其力行不怠猶之發矢當行而行力至而止故无太過也當其堅守不易猶之握矢當守則守發動則發故无不及也聖人之道時行時守一皆因其事物

之理時勢之宜而已昧者以聖人之道爲動識執得者是不知因
之之義也
如鍾鍾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舟舟然聖人之行則
然推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推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鍾鼓殊聲撞之則鳴鍾不可以爲鼓則鼓不可以爲鍾也聖人之言
則然何天下之莫能名而自退其言乎水行用舟陸行用車聖人
之行則然何天下之莫能知而自奪其智乎此无他衆人勝乎物欲汩其
心志耳口出興戎罔水行舟聖人所戒安能易鍾鼓車舟之用哉
推聖人隨衆應物故言无瑕謫行无轍迹也
蝍蛆食蛇蛇食龜龜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无之弊
言无有之弊言非有非无之弊言非无非有之弊言之如引鋸然

排聖者不留一言

蝍蛆蛇鼃遍相咬食无敢先者聖人之言亦然何故聖人不先人常隨人而衆人之言有无：有至于非有非无、、非有皆能為弊如引鋸然此悖而出彼悖而入矣惟聖人則言满天下不留一言彼蝍蛆之于蛇鼃又何知終不免于咬者世常有之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龍喻聖蛟喻賢龜蛇魚蛤則衆人也聖人兼有賢人衆人之德賢人且不及聖人况衆人乎此因觀物而知聖人故傳曰老子猶龍

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响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在己无居文始自道者乎推我无我故能形隨物著其動若水坎盈則流其靜若鏡鑑己則虛其應响若應己則靜宜其芴乎若亡寂乎若清而与物和同矣一有所得失即隨之而不先人者惟聖人能之

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己時玉己時土己時糞己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凋物端乎權乎任乎愚乎

有道聖人天性純一渾渾洋洋若游太初之天形忘心空了无朕兆是故時金則金時土則土至若禽飛獸走山高水深不知有古今之殊物我之异无一而不与時偕行也然則端若此者乎權若此者乎任使之然乎愚使之然乎弗知也已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声凄凄然有思心則声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

固然有慕心則声裴裴然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

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人之与琴判然爲二何善琴者心有所悲怨思慕之情則随感而

應乎指形乎声乎凄凄遅遅固固裴裴如哀如訴不知琴之爲我我之

爲琴也是知有道之士一語一默天人相應莫不中道毋故有

曰雨而雨曰暘而暘者矣

聖人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

所以異乎人

衆人有言有爲有思聖人可无言无爲无思者哉然則所謂未

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是皆出于天理之公曾不出于一己之私

也此其所以異乎人焉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人心貴明斯可矣而曰愈明則是過于察也過于察則凡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間无不切切然爭之辨之而望睦于親交于友成于事契于物者難矣惟聖人明而不察是以渾之

即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大賢如愚大巧若拙豈下愚至拙之可儗哉聖人之道當愚則愚當明則明巧拙亦然時出而用之耳豈世愚世拙者欤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迹而妄道以賢師聖者反迹而合道

道无形而迹有形賢人学未至道自假為聖則是以聖師聖徇迹而忘道也聖人隨時達變不以自聖則是以賢師聖反迹而合道也道豈可以迹求哉一有自聖之心去道遠矣

賢人趣上而不見下衆人趣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賢人務高不免有鄙下之心衆人處卑不思有向上之志所見雖殊其偏則一惟聖人達其時宜可上可下處賢則賢處衆則衆曾不外此而別求謂之聖也

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乾坤異位而天下之理定夫倡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孰使之然哉天之理也聖人因天理而制言行賢人因言行而理人事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聖人道雖兩友事則鼈行道雖足紛事則棊布

聖人之道猶兩之變風行艸偃不德而威及乎行事則蹣跚步步如跛鼈然故无德政之害也亦猶治絲而棼之若雜理及乎行事則條而不紊有如棊布无亂政之失也 棼組也見左傳注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々尔胡然徹々尔胡然唐々尔胡然臧々尔惟其能徧偶万物而无一物能偶之故能貴万物

胡然者設問之辭 聖人之道孑々然獨立而不改徹々然周行而不殆唐々然无物而不容臧々然无事而不善是故道能徧偶万物々々无一能偶于道民即物也道即君也故為天下貴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太虛寥寥杳无邊際雲行鳥過飛卷自如而變化无窮者以其在虛空之中也聖人之心虛空同體四方八表舟車所通自往自來而歸戴无盡其道亦然

關尹子闡玄卷上

關尹子闡玄卷中

四符篇　凡十七章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无[illegible]也火因膏因薪神无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无人知崇无人一奇无人冬凋秋物无人黑不可變无人北壽无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无我礼卑无我二偶无我夏因春物无我赤可変无我南夭无我皆人以精无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无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事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強弱在彼者非此

符合也四符者人之精神魂魄合乎天地之水火木金也水火既濟木金交感而生化无窮要皆不出坎離之妙用且夫水之為物析之亦水合之亦水在人為精火之為物非膏不明非薪不傳

在人爲神水數一火數二一則不二是无人也故曰精无人二則不一是无我也故曰神无我言无人者六皆精言无我者六皆神以精无人故来去殺則精存焉以神无我故鬼附物則神見焉知此道者忘其是非得失而全吾之精全精者无人故在此者非彼時其晦明強弱而抱吾之神抱神者无我故在彼者非此人能兼忘彼我聚精會神合而一之生意其有不存者乎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来无首其往无尾則吾之精一滴无存亡耳吾之神一倏欻无起滅耳惟无我无人无首无尾所以與天地冥

精神水火也魂魄木金也意土也人之五神天地之五行也知五行之互相生尅來无首去无尾則知吾之精天地之精也故无

一滴存亡吾之神天地之神也故无一條起滅五行生尅互為
[illegible]倚如環无端冥契天地无首无尾人我何有哉
精者水鬼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鬼主金，生水故精者鬼
藏之神主火魂主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推火之為物能鎔金而
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鬼推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
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鬼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
為鬼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推吾之精合天地万物之精譬如
万水可合為一水吾之神合天地万物之神譬如万火可合為一火以吾
之鬼合天地万物之鬼譬如金之為物可合异金而鎔之為一金以吾
之魂合天地万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异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
地万物皆吾精吾神吾鬼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五藏之藏于一身万物之藏于天地始皆同一无極中來是故我之精神魂魄則天地之水火木金為寒為熱為燥為風皆莫出乎四端之外知万水可合為一水万火可合為一火异金可鎔為一金异木可接為一木則知我之精神魂魄可合于天地万物之精神魂魄而為一矣是故天地万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死何生哉此則合万為一將何歸曰復歸于无極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迴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万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幾億万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雖卵相生不知幾億万禽陰陽雖妙不能卵无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变物我无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变之

五行之運始于天一生水故精為之先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而魄又生精五行相因是故因祖有父因父有己因己有子因子有孫由物初已來生生不已其回我之僞心云者皆由妄意所想幻情所攝因妄生幻流轉造化不知幾億万載生民之无有窮極物物无有窮極也蓋水火木金非土不生精神魂魄非意不成土麗四象生成万物非土不能夫天地雖大不能革空中之核陰陽雖妙不能卵无雄之雌无意故也蓋无意則不生聖人无意外之來于我者攝之一息我意既空物將自化五行孰能変之

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

一寓目能見合眼能夢見者魂无分别析之者分别析之曰天地
一者魂狃習也夢者魄无分别析之者分别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
一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
一惟聖人知我无我知物无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万物之来
一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无心則无意矣盖
一无火則无土无意則无魄矣盖无土則无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
一既能渾天地万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万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
一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无有一物可役我者
水木火土金一而五五而一者也精神魂魄意之然有則五者因
而有之順則相生逆則相尅夫天地之五行造化不一故人之五神
隨見于晝覺夜夢之中分别狃習无有定故也惟聖知我无

我物无物故无里慮計之〻心無心則无意〻〻則无鬼一者不存
五者俱度斯能彈天地万物為魂為魄魂陽魄陰魂輕清
魄重濁凡造化之妙者皆吾魂造化之有者皆吾魄吉魂魄
則精神在焉此吾所以能役万物无有一物能役吾者吾性本
空于彼何有李者工夫能造于此雖未能至聖亦聖人之徒也
鬼云為魂鬼白為魄于文則無鬼者人死所表云者風〻者木白
者氣〻者金風散故輕清〻〻者上天金堅故重濁〻〻者入地輕清
者魂從魂升重濁者魄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
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
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
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鬼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

鬼為賤靈魂為賢厲鬼為愚輕魂為明重鬼為暗揚魂為羽鈍鬼為毛明魂為神幽鬼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一本作名皆以五行契之推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朋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如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識循不至兆之數之无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人受形于父母始因精神交感合乎意土魂鬼附之潑為胞胎氣足形全天性具而降生為人五藏五神是為五性曰仁義礼智信上應五星下應五行是故以仁什者為木星佐以不仁沉者木賊之礼義智信之曰什曰佐曰沉曰賊其道亦然覩其什魂為貴降鬼為賤是魂為賢厲鬼為愚之說豈貴而賢者有魂无鬼賤而愚者有鬼无魂乎非也魂強則鬼弱鬼強則魂弱耳此則

貴而賢者有時而降則或賤或愚賤而愚者有時而升則或貴或賢是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至謂娃明重情揚羽鈍毛亦莫不然夫明鬼為神幽鬼為鬼此則明而為人幽而為鬼明則復為人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觀變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變其形倏更其所居易其性識移其所好今之吾非昔之我矣可不大哀耶五行之數參差不一天地万物不可勝數聖人遇物對境我本无心然不假于物則无以游世豈離五行而別有所謂道哉學者知成性存々至誠不息故可游乎道義之門聖人假之吾亦假之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

五者具有魂々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魄耳口鼻心之類

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ゝ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于父氣為水水為母故受血于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ゝ矣非其愛之无識如鎖之交觀之无識如燈之照吾識不滿吾生何有

不言五有而言三者節文也精神渾合魂識具為人受生于五識中來故目視耳聽鼻嗅舌嘗心思五官五識此生彼生如印ゝ出悉皆自然而然也父之本以精愛母之本以神觀父精母血愛觀雖異為識則同男有鬚髯外有其父女有容色外有其母此生ゝ不窮之道也若夫愛如鎖交觀如燈照吾識既空吾生何有此不生不滅之道也然則世出世間有果何人我如桴叩鼓ゝ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声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声而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声如我之神

其餘声者猶之魂鬼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吾何有哉

人之受生因精有形如桴叩鼓也因形感神如鼓有声也及其形亡如桴已往也然則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而魂鬼未泯者餘声未息也雖然終亦不存而已矣知夫倏往倏來皆五行之氣于我何有哉噫聚有為象適得吾体散去无形不失吾常雖能見得真有吾常者在方可與言朝聞夕死之道其或未然不免

又墮桴鼓之弊

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全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澇火燥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于其中橫見豎事猶如術者能于至无中見有象事

雨為真水日為真火土得水火熾生万物夫果之有核必待三

者具而後萌百穀艸木皆如之然水勝則澇火勝則旱雖有其土物不能生蓋精水神火意土本不自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橫見其事隨物發生噫玄牝門天地根合者其誰耶知谷神不死則知呵說鬼神无中生有變化万狀術亦多矣

魂者木也木根于冬水而華于夏火故人之魂藏于夜精而見于晝神合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前言果之有核此言木之有魂其文不同而理實相貫蓋木之根于冬榮于春華于夏實于秋夫華葉不同而根則一焉且人之夜夢晝覺魂與之俱惟精一无神故合于精者所見我獨則无人矣神一无我合于神者所見人同則无我矣嗚

嗚呼人之至于歸根復命魂神歸天骨骸返地孰為我孰為人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中央之國以覺所為者實夢所見者妄古莽之國以夢所為者實覺所見者妄是故知夫此身此物如夢中身夢中物隨情所見則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皆不出乎精神之妙故曰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至于吸氣吸風漱水摩火假內假外養精養神此則延生之道也噫覺夢生死

孰爲物孰爲妄惟同床各夢者知之

人動于礼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動于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轄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天有五星人有五常同出而異名者也火星主礼在心爲神故動于礼者可以集神水星主智在腎爲精動于智者可以攝精木星主仁在肝爲魂動于仁者可以轄魂金星主義在肺爲魄動于義者可以御魄土星主信在脾爲[illegible]統四神不言信在其中矣蓋无五神不足以存五常之体无五常不足以藏五神之用知体而不知用不可也知用而不知体其可乎惟知体知用知人知天然后可盡爲賢爲聖之道

蜣螂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蝡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

彼螟莫白

蠛蠓之子螟白猶螺蠃之子螟蛉也本非吾有皆由精思而成故曰彼蠛不思彼螟莫白觀夫世人之一動一靜万事万物善惡生死當其未形本无彼我莫不因其有而神應之也世固有思而不成不思而成者矣思而不成人也不思而成天也思其可不成乎

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生死者一氣聚散耳蟹已羹而遺足尚動餘氣未絕也彼惡能久動哉凡物之具形氣者必有无形氣者主乎其中而后有生焉是故有形氣者生必有死无形氣者生死何有哉彼橫計者是妄執形氣爲我有也還要知无形氣之我者乎請問庖人

有死亡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无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夫是之謂真我惡有生死云我世人見有坐脫立亡則曰彼能超脫生死見有卧病藥死則曰彼爲不了性命豈知等皆幻身之事而死不同其爲死則一孰爲甲孰爲乙知道者則不然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万物之于人同一氣耳當其生也不得不生當其死也不得不死自具真常者在何妄有厭生死超生死之心耶一有是心則生爲大患死爲妖孽惡足与語真常之道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无或曰死已或有或无或曰死已不有不无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度情識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无有復无无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生必有死无古今无聖愚一也孰得而逃之我當不必計之可也一有妄計生死如八或之言者是皆愈度情識馳騖不已適足以益其昏迷妄喜妄懼譬如馬手牛翼世未之見汝欲見之乎未知生焉知死蓋生之道即死之道也生不聞道死何由悟道我能知水火可合而不溺不焚則死生之道畢矣

五鑑篇 鑑者心也 凡二十章

心蔽一作蔽不同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畫像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薄而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禁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鎰心也心者神之舍人苟見道不明心起外慕泥于吉凶溺于淫泆至于幽憂放逸盟詛藥餌外物蔽心為鬼所攝皆有兩精相薄此感彼應因此有如是之心則彼有如是之鬼或解奇異之事或致祥瑞之物不知為鬼所攝自謂其術通靈傲世驕

人齊偽愚俗久之迷隨入依風氣入心斷喪精神斃于非命况論鬼趣不自知覺哀哉彼知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是故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惟聖人心如明鑑影去不留會之散之寂然不動故可以侔造化和陰陽使物不疵厲而年豐歲穰者此其為妙万物之神乎

无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无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无静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静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滿實之借能静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万有于一息无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于万有无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心貴湛然道固无字然道无○便是有了盖一念纔起即是一物借能一而不二虛而不實静而不動然何以逃五識五行之于万化

者耶惟聖人心同太虛不有物亦不无物斂之散之于一息之頃无一可役吾之明澈无一可閒吾之云為所謂得大自在与造物為友者歟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木未鑽時不名為火人未生時何者為識火始於人鑽木以來因膏因薪續焰不已有一煙冷灰寒薪存不續者火千年俄可滅也識猶火然人始於物初而形已來合生受生変化不已有一坐影虛空一念不生識千年俄可去也雖然自非心鑑虛明

影

者識豈易去耶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里者心也所以里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无從

其往无在其來无從其往无在故能与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毋因水流車因牛運使无人以御之其何以行之哉心之于意也亦猶是焉火生志生意主之者思也蓋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矣

然其來无從其去无在莫知其然而然故能与天地同其本原

真空一性今猶古然

知心无物則知物无物知物无物則知道无物知道无物故不尊卓絶之行不駕微妙之言

无物云者在心忘心在物忘物在道忘道三者俱忘是名為道何卓絶之行可尊微妙之言可駕哉言者鳴道之器行者行道之具言行固非道也然舍言行道將何備

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心本无形交物而生。火本无形摩木而生。心火同義。神之无我。愚者執而彼我之適足以二我之心也。惟忘彼我者不見心不見物。

无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于爾。

天下之有无利害是非者乎。四者如影隨形。不相遠離。一有貪利忘害。是已非人。而恃權作威。自謂得志者。不於理間而害之非之。至是可哀也。聖人非无利害是非。惟无利害是非之心。是故不識不知。況尔有心甚可久恃。

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无時生于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

而之宋之楚之晉之異心之所存各異心无方

昔人有言曰南不夢駝北不夢象蓋晝所不見夜所不夢也則知夢由識生惟心无時故夢或長于夜華胥之夢是也心无方故宋或異于齊南柯之夢是也古之人夢已多矣今之開眼作夢者更爲不少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身具天地心具造化道在我矣聖人豈外此而別有所謂道哉故善心者不買不借而吾之道未嘗不足也聖人遠矣求之吾心師有餘焉善弓善舟道亦如之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于是

以无遺之猶存以非有非无遺之猶存无曰莫々非无曰渾々耳猶存譬猶昔遊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々識者妄識爲智妄識爲智之説如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內象无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々々而已至于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然々想識皆歸有生曰想曰識譬摩望月々々形如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万物亦然知此説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噫目者心之戶神者心之主外物々來是非好醜厥敗盈虚私識害心如油入麪皆因机之而有注想不忘是不知有造化之運也是故遺之猶存善々識者妄識

為欲、則不為私識害矣人心思畏心懷思盜心怖与夫認柔為櫻認玉為石以妄生妄想識紛紛无所底止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終牢之跡月不可去角本无識使犀不望月月形何生故曰機在目我之胃中天地万物物猶是為想識既空物情何有

物生于土終夷于土事生于意終夷于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夷心无夷意有覺心无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耳事者倏起滅耳吾心有失常者存

止心識意脩身之本也而曰夫意俄是俄非俄善俄惡則是未至于識也識則不夷矣不夷則意之所覺与心為一塵之往來事之起滅生于意者夷于意猶物之生于土者夷于土

吾心自有失常不变者存惟志識无息者知之

情生于心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来于我者如石大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先天地而不老后天地而長存者其性矣乎心則与生俱生而天之命我者存乎其中情則心之發乎應事接物之頃者也觀以水喻為得之矣凡物之来于我者受之以性而不受之以心故无不中節天地其有不任万物其有不育者乎

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人之賢愚真偽未易區别好惡不同也況我之賢愚真偽未不自識惡能者識彼之賢愚真偽者哉知夫皆我妄識所説

故雖真者亦偽之偽即妄也与其妄生區別孰若兩忘而化于道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物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况于識識尚非真何况于情而彼妄人于至无中執以為有于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illegible]為万物万情認之積為万物物來无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无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无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无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于一氣中變成万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而我之心非氣无形知夫吾之一心无形无氣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物之害心也甚矣感物而動情識生焉積一情為万情變万

情爲万物妄執爲有認妄爲常以有際之心應无窮之物良
心受制无有休息皆有形氣之使然夫是之謂物役者也惡
知我有无形氣者存天地陰陽不能役之哉嗚呼太虛我心

吾心太虛物往物來于我何有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
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于无中示
有則知吾心能于有中示无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
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无怖畏故

黄帝曰道无鬼神獨往獨來

禎祥妖孽見于非常等也然曰興曰亡宜有聞焉平日見之
循興之兆病日見之循亡之兆愚者无中示有意其必有使之

者矣彼愚能不信哉惟聖人有中示无吾不信之自然不神

故曰道无鬼神獨往獨來。黄帝有之補蛇怖心不怖蛇其亦知

道已矣

吾之思慮曰麦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内

不見心

心即我。即心本无思慮然不免有思慮之麦者。命使之也

苟知惟命是聽則知我命在天不容思慮惟樂天知命者知之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迴光一時不見

人生在世事物滿前一息瞑目万事歸空譬如夢中所見諸有

一睫開眼无有存者大人達觀于是悟得万事万物自有自无

適去適來无関于適我能常應常靜暫時迴光心境俱融滿

腔真樂何見之有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道貴自然物貴樸素奚以雕琢交响玄妙爲哉目視耳聽玩物喪志不特愈傷聰明心亦不待思而傷矣惟能收視返聽則幾于道

勿以我心揆彼心當以彼心揆彼心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不同則心不同心不同則智力不同詎可以己心揆彼之心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揆彼心而无責備則事无不周德无不行道无不貫人无不交矣惟能以人揆人

則能在我忘我

天下之理小々不制而至于大々不制而至于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聖人制已而不制人々知制人而不知制已者衆人也天下之理有不難見能制已則大事可小々事可无不能制已而推務制人者无事生事小事成大鮮不至于不可制矣此无他皆由情之所使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賢人也能忘一情可以契道聖人也

六七篇　凡十六章

世之人以我思异彼思々々异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异彼思々々异我思孰为我孰为人世之人以我痛异彼痛彼痛异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异彼痛々々异我痛

孰為我孰為人亦疑不痛手足不思亦吾也豈可以思痛异之

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于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于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為夢久見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也進食之具也食能養形亦能害形知形為虛幻則食亦可厭不知養神而泥養形者蓋不知有真吾而妄以覺夢思痛分彼我也知亦疑不痛手足不思亦我惡有思痛之意覺夢之殊我獨見為夢同見為覺皆我精神暫見為夢久見為覺皆我陰陽知精神之出同則我无思痛知陰陽之出同則我无夢覺

神得其養形其有不養乎

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礼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其事或覩其事夢亦隨変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萬物之于人同一五行造化中來晝交為識夜交為夢是故好仁者多夢木好義者多夢金好礼好智好信各隨心之所感而夢之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夢之中忽有別聞夢亦隨変則非五行之可拘況聖人以心御物以性攝心心同造化五行安能拘之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

及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猶尤笑。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物以備見為常，橫見為怪。忽有蛇首人身、牛臂魚鱗、鬼形禽翼者，謂之怪物，此猶不及夢。夢方其夜寢瞑目，本无所有，夢中橫見異物，駭目驚心，謂之怪夢、、不及覺。我未生時，本无實相，今有耳目手臂，九竅百骸，尤可怪矣，而況加以奇冠異服，躁動无 叫囂呼號，衝冠折屐，豈不大可怪耶。執其橫見，失其真我，雖有大辯大智，莫能言之，莫能思之。

有人問于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吾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人之切己莫如吾身以道觀之尚非吾有而況族氏名字種種外物既假愈失吾真當必有造物者主乎其中假我則有奪我則无真人慈悲世人不悟設為有相之問對以无言之答獨露真空坦然明白或人尚未之悟叩之真人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學者能于假裏淘真久之真人出見我所可知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既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可延形夜无月大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氣生万物猶弄毀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万物猶破屋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于神合神于无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知之乎

造化之妙精依形生神依氣盈知彼夫婦之相合生子則知我之元中生有分之合之延之隱之皆不離乎精氣神三者而已原其始則虛化神神化氣氣化精精全而形之所以生也要其終則形化精精化氣氣化神神全而道之所以成也汝欲知之乎真道養神偽道養形汝欲知之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无有一物不可見則无一物非我之見无有一物不可聞則无一物非我之聞吾物可以養形无一物非我之形五味可以養氣无一物非我之氣是故我之形氣天地萬物

吾与天地万物同一橐籥无聖愚无貴賤一也固知五物養形五味養氣然五藏之容納有量少則為養多則為害人知盜万物而生不知為万物盜之而死蓋壽有可延祿不可增

一或享用適於暴殄天物，未有不促其壽者，是故聖人節飲食以養吾之形氣，省見聞以養吾之精神，肯以天物暴殄者哉。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万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蒸蚤虱，瘕則龜魚，瘻則鼠蟻，我可為万物。

習氣之移人也。若牛若虎若水若馬，皆能移人之性，故耕夫獷，獵夫勇，漁夫沈，戰夫健，習以成性，是万物可為我。至若內變蟯蛔，外蒸蚤虱，瘕之龜魚，瘻之鼠蟻，皆由積氣所化，是我可為万物。豈惟此哉，外習移人，非止一端，故習善則為君子，習惡則為小人也，故有擇地而處，擇人而交

者其知道矣乎

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才淘砂以金

揚灰終身无有得金者

真我无相如灰中金故曰揚灰終身无得金知此則知无相之我是爲真我也然則又曰不若礦砂之金何耶此爲執色相以求吾者言也殊不知吾之清靜法身不假色相自然成真无相之相但不可以肉眼見耳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天地大海万物之所共有也豈大禽大獸獨得以放肆游觀爲樂而小蜂小蝦不得以同樂哉天下之大亦猶是焉得其大者爲大人得其小者爲小人分有小大其樂則均推大不

厭小故能成其大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體土者人哉笑造物之造我何異我之造其物乎土偶之成也兒有貴賤之殊形有士女之別其質皆土其體土者人也是故設像致敬不復可慢苟慢之必有禍焉其像人而用之土偶不可慢人其可慢乎

目自視目无色耳自聽耳无声舌自嘗舌无味心自揆心无物衆人逐于外賢人執于内聖人皆僞之

人品不等大槩有三曰逐于色耳逐于声舌逐于味心逐于物衆人也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動賢人也逐于外者玩物喪志執于内者未能忘情賢愚雖殊等非真覺

故曰為之聖人外不莅物内不執心故能曰難万機如〻不動

我身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变土其性含攝元无差殊故羽虫盛則毛虫不育毛虫盛則鱗虫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枯蔬元我形是大知
伏石元我非日之力
鐘鼓元我能以大音
舟車元我能以遠行
故以一身眾之謂有力
有音亦宜有象
蛛網影能覽象知其元
知有以象則普天之下亦
元不在

仰視宇宙之内暑往則寒來晝長則夜短今古皆然未有寒而不暑晝而不夜者也迴視吾身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含攝諸有内不同然現禽飛盛則獸走不育獸走盛則鱗游不育人欲望貴而富壽而康鮮矣能知五行互用不礙我者使我可忘物其有不忘乎

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

以數者我忘痛物吸氣以[illegible]和執翫
以飢之一個神以済其境孰能[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藏
則五行作物元宿也孰能痛[illegible]物之藏于五行
則元知也[illegible]亦痛〻

關尹子闡玄卷中

人无以天知无為以天[illegible]无不引古知古元之字[illegible]
若元亦可[illegible]辯物不清[illegible][illegible]

關尹子闡玄卷下

七釜篇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從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龍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貫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

人即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变、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之而不為之

釜者化觀之器、法象坎离、功侔造化、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变化万物、与道同体、原夫道本无形、有形者物、道本无言、有言者事、是故有形道者四、知此道者六、知象知氣者二、以事悟道、得之一息、以道運事、周之百歲、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柢、可以立我、至于召風雨、易鳥獸、騎鳳凰、席蛟龍、制鬼神、貫金石、侍星辰、卜龜筮、可以窺他人之肺肝、可以成腹中之龍虎、可以成女嬰、可以成爐冶、虎

影可伏水火可入凡十有六事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ゝ之而不為也雖然豈惟此哉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智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

人之力有可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尸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為故能化万物今之情ゝ不停亦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无生无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人有天地之心然后可奪天地造化天地何心哉知冬有時而鼓夏有時而雹則冬雷夏冰皆可為之至于畫門可開土鬼可語斯八者皆純氣所為以道觀之乃則剝耳關尹答列

子之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曰是純氣之守也至人之道守以無心之心煉氣歸純故能化萬物初非智力之所能及也今之情〻相傳晝夜不停者是皆為氣所使而謂氣純物雖化矣衆人氣合則生氣散則死惟至人真氣純全無合無散故無生無死噫客有〻來鄭章自若客者其誰耶

有詢說者有事神者有墨守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識之人雖亦自信而易于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識識有不待彼而然者

神鬼之事其來古矣少昊既衰九黎亂德民人雜糅家為巫史神狎于民皆由不明正道為鬼所惑不能自信于吾心

之神而反易信于外物之鬼覡夫誦呪事神畢字變猶因緣
神可役氣可御物可變然非至誠之道也不過假此以化不
誠之人苟知是誠在我則未動天地感鬼神者不待彼而然者

吾自有不神者神

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天一日西行一周日一日東行一度人但見日西行之速不知乃天
運之速也此章言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者正
謂吾身之化呼吸不同如白駒之過隙不瞬息間昔我今非
今吾非故吾矣惟聖人知古今之不同故不逆化而存不循
化而變今之日昨之日明之日今之日也孰為存孰為變

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宥事去極豈
不欲建立于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有形數者必有化壽萬予古之得道者也惟其有形有數故千歲而千歲化是則无時不化者矣老子古之賢人也伍仕而心五化是則不能不化者矣至若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留子再仕而心再化先聖后聖其揆一也然則聖人之大功大德豈不欲建立于當世哉惟其化之不可知也故宥其事而不為主者其物而不我有化而當化又何懼焉

萬物變遷雖互隱互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造化之盈天地間者散則氣氣聚則物氣无形物有形是知氣是无形物物是有形氣夫形有變遷故互隱互見氣一而不化故无古无今惟聖人知有非氣非形者存何化之有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无頃刻止衆人能見之于著不能見之于微聖人惜化所以无化

爪髮著于外者也有生有長人皆見之榮衛隱于內者也周流百脈人莫見之血為榮氣為衛血為太陰氣為太陽晝行于表夜行于裏二者同然其不同者氣行速晝夜流行一周血行遲一晝夜流行五十周人身經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一呼一吸血行六寸二百七十息為一周之數晝夜一萬三千六百息周五十度寅時會氣血于風府然後身如之一有差忒百病隨生是故人之生也嬰化孩孩化童童化壯壯化老老化死皆由血氣而然惟聖人任化不化蓋有非氣非血者存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堂既而之郊之山

之以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室中有常見聞者果何物耶收視返聽吾心自有真常之天可不出戶而知天下一或自昧而有外慕之心則之閩之鄰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生焉得彼失此去道遠矣易曰不出戶遂无咎

譬如大海能變化億万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无人无我无死无生

太虛寥寥一大化爐橐籥元氣鼓鑄羣生同一天性中來豈非爲物不二生物不測者乎夫天性本一无人我无死生形則不然人之受形于世如蛟魚之在大海龍猶聖人蛟猶賢人

魚則衆人也知海能變化億万較魚水一而已則知造物變
化億万我心性本无二故曰通乎億万事畢

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々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讎々或化為恩
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天道靡常人情易變是或化為非々或化為是者蓋事有似
是而非似非而是疑似反覆理之必致世有夫羿之道而挽
羿之弓者豈非恩化讎乎有昔冦讎而今臣僕者豈非讎
化恩乎是故居常慮變聖人亦有所不免况歷凡中識之
人乎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
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説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道德仁義人之大本也其曰少佩父兄之教享此也壯逢朋友之箴行此也老警少壯之執戒此也一生之能事畢矣万化不能厄我人能厄我乎哉夫幼而不學長而无成老而不死者非万化厄之自厄之也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天理人欲同出一性理輕清欲重濁觀風雲之須臾變滅金玉之歷久不渝以知天理易明人欲難去人之一性輕明純乎天理則能與造化俱化而有未嘗化者存則非過化存神者其孰能之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而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

而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无昔无今

造化密移物情俄變過眼如不識轉面如隔世觀夫二物相好壯相遇而不相識二壯相好老相遇而不相識化亦速矣且人之生也有形兒之可覩有音聲之可辨離隔歲久尚不相識況前生之我既隔生化已无形聲之可辨我自不識人其識我乎推其不識是名真吾如雀化蛤鷹化鳩則知形有生化性无生化孰為昔孰為今

八壽篇　凡六章

古之善攝養者能于今中示古々中示今高中示下々中示高小中示大々中示小一中示多々中示一、人中示物々中示人我中示彼々中示我是道也其來无今其往无古其高无蓋其低

无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外无物其内无人其近无我其遠无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諭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善物也有物无有數雖聖人不能盡知是故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蓍龜是也揲之以誠則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龜卜意同觀其十示十无參以立言大意正以形容神无方而易无體故曰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蓋易无思也无為也惟其歸于渾淪之道所以无不包无不在无不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明之古之善蓍龜者含羲文周孔殆非俗学之所能及昧人知有卜筮之蓍龜不知有聖人之蓍龜其何以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

水潤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

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之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是，不可執謂之非。或合之，或離之，以此無形，以此無數，以此無氣，徒自勞耳。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一變而五，五變而萬，不為不足；萬變而五，五變而一，不為有餘。觀夫水潛火飛，木弱金堅，土和，五行不失其性。則散為五精、五臭、五色、五聲、五味，皆自然之道。及乎參五錯綜，其常變，其物雜，有不可勝算者。是知萬物之在天地間，或合或離，殆有不可知其然而然。人以此為無形、無數、無氣，執而有之者，不勞于斂藏，則勞于會計，適足以自若其心，曾不若物我兩忘，而化于道。蓋物之在天下，猶在我也。

即我心中可作万物盖心有所之則愛從之、、、則精從之盖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泣出心愧物汗出无暫而不久无久而不变水生木、生火、生土、生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薑女宝樓絳宮青龍白虎宝鼎洪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心者神靈之府知心可作万物則知万物可為一心人亦灵矣心火也而曰心有心所結先凝為水何哉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物也水火升降精神感化神水生焉隨情所变為涎為泣為汗積聚成之則五行互相[illegible]化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所謂玉嬰薑女宝樓絳宮龍虎鼎爐之象皆此物有者豈外神水而別有此物耶然則知非此物存

者非形神俱妙者得之
鳥獸俄呦、俄呴〻俄逃〻艸木俄茁〻俄亭〻俄蕭〻天地不能留
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耳有之在彼无之在此鼓不桴則不
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盈虛消長否泰反復何其速歟觀夫鳥獸之呦〻而鳴呴〻而
來逃〻而去人之合離可知也艸木之茁〻然榮亭〻然茂蕭〻
然枯人之榮悴可知也天下之功名利祿乃衆人之所共者斗
轉星移倏彼倏此蓋有載而運之者矣天地不能留聖人
不能繫豈匹夫匹婦之可長有耶君子則不然安此之无任
彼之有鼓不桴不鳴也安此之奇任彼之偶桴不手不繫也
運者其難乎

均一物也眾人戴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道隱无名有名者物是故戴其名者見物不見道眾人也析其理者見道不見物賢人也惟聖人之心純一合天非不見道物外无道也非不見物道外无物也吾何執

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以我觀物无物非偽況見土牛木馬當不待耕而知牛非真牛馬非真馬矣若夫名實未忘一有擬議便墮牛馬之戴殊不知我之幻軀四大假合何往非偽認而己之不可也知其偽而去之不可也故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呼物

不可去身甚可去柔呼馬而馬呼牛而牛忘心既空名実俱泯自有真吾者存

九藥篇　凡三十一章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擱小事然后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后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后能契大人天既无可忍者人、又无能忍者事、惟忍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緣問可當戒慝可當勤惰可

藥雜治也凡人處世病益多矣豈惟痒疴疾痛云哉一語之失即成一患一事之差即是一病使无聖人藥石之言隨病对治未有不因小事而害大事因小物而害大物因小人而害大人也可畏也哉是故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天且无可忍者人、胡有

能必者事況未能之事離人吾何敢以我在我可即可矣借
曰我能之事離人奈人无能必之事故未有當繇劇而簡慢可
辦當戒慎而強思可為當動勞而懈怠可了也此則何為而可哉
若无沉舟當塞小隙欲无毒泉當避小蟲欲无賊國當遠小人
欲成大事當慎小事欲成大物當積小物欲與大人當善小人
人能隨事而應痛之藥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
謝(諭)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勝物故怯
天下之事物衆矣非智者所能周辯者所能喻勇者所能勝
也知好智者勞故大智者若愚而无勞生之患知好辯者爭故
大辯若訥而无爭競之患知好勇者鬭故勇若怯而无敗

傷之患此豈世之愚者訥者怯者之所能哉知智可及而愚不可及則知訥之与怯豈易及哉

天地万物无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尝有物雖養我未尝有我勿曰外物然后外我勿曰外形然后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我与物宜有間矣夫物非我物我非我我則是物我兼忘能應物而不有物能養我而不有我也既不有物又不有我何待外物外我外形外心然后為道哉知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則道可一息得之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音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

聖人无所見故能无不見无所聞故能无不聞

大人者以其聞見廣博聰明過人小人則局一己之耳目不百步之外者无聞瞑无覩聰明淺矣何足以見天地之大聞雷霆之音哉見聞小者固不能見聞其大然則見聞大者亦不能見聞其小遠近亦然何耶聖人視聽不用耳目固无所見无所聞故无不見无不聞此无他聖人非不用耳目蓋以天下之耳目為聞見此堯舜之聰明所以兼人心而万世稱聖為人者聞見其可不廣乎

目之所見不知其餘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餘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声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天下之物何莫非愛自其有者觀之凡吾耳目所及莫非我有自其无者觀之雖吾六尺之軀亦非吾有猶於金玉鐘鼓乃愛耶若人者是執一色為目一声為耳則莫愛偏矣聖人无心于物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任万物之自然无偏愛故无不愛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未者可以立本

為今人而行古道孰不嘉尚然則欲行古道須適今俗欲立本原須存末務一或闕究則是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鮮不蹈裁及其身之戒也噫善道豈易行哉

彼勝賊能捕賊勇勝兩能捕兩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人之校有甚于賊勇有甚于兩而不能自勝者衆矣其何程于減己者哉何以減己曰克己而已何以勝物曰利而不害是故在物忘物、無不利在道忘道、無不有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斷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斷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函堅善衛非毀之端也雖剛必折刀利善割取摧之端也雖銳必挫嘗不如鳳之難見麝之遺香若有得于聖人之深根約紀剛銳其可恃乎

瓶有二竅以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則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報施之理如顏井烏雍物先機不可不謹觀夫水之不升則不降、、則不升顏井曾何心哉理所然也是以聖人不先物知此道者能隨人而不先人處世之道莫善乎此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于已失之后亦之竊議于未失之前惟其不持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而无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人之有失患不能改、、過則不失為全人改之何如竊議前日之持己聰明知有我而不知有人故因失受害今而憮然改是悔其自持之失而兼用人之聰明是兼天下之我也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可以終身行之而无失也已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于一家一身之善又不

同吾豈執一孫格後世執推隨時同俗先據后事損忿塞欲簡
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无方
上古至聖神人先辯異類音声次通八方人民區域俗不同也
令我不辯方域之殊風俗之異執一己望孫格于后世難矣
觀其隨時同俗先據后事懲忿塞欲簡物恕人之語雖
蠻貊之邦行矣況能權其輕重而用之自然合神不測
契道无方物其有不格者乎傳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
政不易其宜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于是非
之外者故久德交者則有賢愚是非矣或合或離事交者合
則離

道交以親德交以義事交以物蓋道交者父子不責善而出于情愚是非之外故久德交者見賢而合見愚而離是非之仁或不免也事交者争名于朝奪利于市合則離矣

是以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勿以[illegible]陋曰道之體當樂敏捷勿以愚時曰道之晦當樂輕明

勿以傲聽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汙穢曰道之廣當樂要急

勿以迂憂曰道之窮當樂覺悟古人之言学之多弊不可不救弊病也道貴度

本章言勿以者五當樂者五二俱是病故曰学者之多弊不可不救執是病不執是藥是故通其度天下无弊去執其方天下无善教

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輕忽道己。不可以訕謗德己。不可以鄙懷才己。

愛人者人愛之。攻人者人攻之。鮮不自我而致。一有是己尊己之心。當不待非世卑人。而人將非我卑我矣。況可以事輕忽而揚己之道。事謗訕而揚己之德。事鄙懷而揚己之才乎。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人之善應世者。在愚不在智。在訥不在辯。何則。彼以智來。我以愚對。彼以辯來。我以訥對。我逸彼勞。彼將自取困窮。于我何咎。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illegible]所長。聖人不能

使魚飛鳥馳（是聖人不違也）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不能使蓮開于冬，菊華于春時，其可違乎？地不能使橘之生于洛，貉之生于汶，俗其可違乎？手握足行，人所長也；鳶飛魚躍，物所長也。聖人不能違我所長，又焉肯違人所長邪？惟能時動時止，時晦時明，此其所以為道。

則非道矣。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人之所謂人者，推其有言行智能也，而曰少之，何耶？處世之道，多言則為人所忌，多行則為人所短，多智則為人所勞，多能則

為人所役足故少則為貴多則為累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若夫能而不為智者行其所无事安有為人所忌所短所勞所役者耶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誠以律己簡以行事恕以待人默以應物人能行此四者其為道也曷有終窮

謀之于事斷之于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己

為人之道必有事為一事一理凡謀事者必當察其事之理而斷之于心能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任于己一有所偏事不諧矣

金玉雖搞土石易舍學道之士遇微妙言行甚勿執之是可

聖人不凝
滯于物

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膠心之疾无藥可療
金玉雖指土石易舍衆人也学道之士知道在瓦礫不以
金玉為貴宥執玄妙行為膠心之疾哉頤其為之何如身
當為則為當舍則舍吾何執
人不明于急務而從事于多務他務苟務者務窮困灾厄及之
殊不知道无不在不可舍此就彼

道貴專精学不厭雜凡日用常行而不可離者則謂之
急務外此而事异端之好則謂之多務他務苟務者也
鮮不墮困窮灾厄之害惟知道无不在而无舍此就彼
之心可謂知本者矣

天下之理舍親就疎舍本就末舍賢就愚舍近就遠可

謂權之事亦在勢不得已即孟子所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暫而已久則害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者理而已矣吾聞舍跡就親舍末就本舍愚就賢舍遠就近理也反此則謂之背理事有不得已而就之暫猶不可甚可久乎。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深邃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暝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可析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前言遇微言妙行慎勿執迷此言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何哉用不同也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深邃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暝或之云者古先聖賢雖所尚不同而至理則一蓋有非意非言不可析說者存慎勿遇此而生怖退默而

識之乃契吾說自有得于言外之意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也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聖人言道如良醫之用藥大言金玉玄言妙語也小言桔梗芣苢常言俗語也人之性有利鈍学有淺深誨人之法猶対病与藥在乎當与不當与知桔梗芣苢能語人則常言俗語亦能悟道知金玉能語人則玄言妙語亦能昧道其要在乎可与言不可与言之間不失人亦不失言斯為當矣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不啻一于此矣諭道者不言

事且難言，道豈易言哉。蓋人稟各異，而習又不同，甚望志同道合難矣。譬如言某事者，若甲若乙若丙若丁，各執一說，彼是則此非之，此是則彼非之，无一同者，當必有一于是矣。雖諭道者不言，非不言也。觀其所以，察其所安，擇其善者而從之。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无在，道言无理。知言无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无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事易說，道難言。蓋事有所在，故理有可言；道无不在，故理无可言。是故知理无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知理无可言，雖執至言，而不爲之道者，適足以為梗翳耳。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聖

人易不信于聖人雖夫不信于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老子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而曰不信矣聖人者何耶道一也有二焉夫处世之道信愚人者為愚人信賢人者為賢人信聖人者為聖人信不難也若夫出世之道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固若難信然道不止于聖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聖人言嘿嘿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推聾則不聞声推盲則不見色推瘖則不音言不聞声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聖人言蒙々而使人聾冥々而使人盲沉々而使人癡是豈有意于此哉惟其道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言之而不得故不可以声色言語求也一有可求則曰事曰我曰道皆非真矣

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学道之士弊病多端一有戲焉中道而廢昧者以前日之得為偽而有真失前日之是為偽而有真非則又求之于真得真是久之心迷識乱横有所見執以為道不免终墮真失真非之病曾不若外乎得失之場出乎是非之境而樂自然之道為得之矣

言道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執亘古今通天下道无不在惟其真實不虛故不可須臾離也而曰言道如言夢者得不溺于虛无者矛非也譬如夢中所見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若人若物有此无此无不夢之謂无此即明夢中亦當見之謂有此即言者不可取而與聽者不可受而得自非于大覺悟中親有得于吾心之天懸可聽他人之夢語為吾道之實哉惟善聽者不泥于言亦不執于有无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道包眾妙說圓多門學者倘不由于進德修業並行而入

或自執己見泥空着有欲望升雲入室者是猶緣木求魚也真人懸之故多方譬括而末章重申此意曰圓尔道方尔德平尔行銳尔事深此四者以結一書之旨夫道圓則不執德方則不偏行平則不險事銳則不攙能兼是四者斯為有道之士矣蓋未有无其事而有其行无其德而有其道者也嗚呼至聖之道德功行若孔聖之德行文學皆所以師表万世也關尹子其亞聖歟言聖稱之曰文始先生莊子稱之曰博大真人其為人也可知矣易曰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則斯人也

己未三春抄訖中秋前得陳縣彬本校一過闕文借以補之缺所補者雖久而註則仍闕也

關尹子闡玄卷下 畢

釋氏歸之財色直截無為之行超絕出高易以動人故以寂滅為樂也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生為樂也張子曰二者雖有間以言乎失性則均也佛氏之徒曰無生是果死之說也老氏之徒曰不死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能以苟免貪者不能以苟得也

高談道德者多失之疎卑談功利者每失之陋故君子要之以中道

三茅真君

大司命君名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姓茅本姬氏族于茅高祖名濛字初成一字季初深達玄妙師于鬼谷先生長往華山道成于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白日乘龍升天時童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問諸父老父老曰此劝帝求長生之謠于是始皇欣然改臘曰嘉平遂有尋仙之志焉祖瞑字泰能濛之第四子仕秦昭王為舍人遷車將校尉于平荼侯祖名熹字世倫仕莊襄王為廣信侯生二子並知名于時其第二子名祚字彥英志業農樂生三子長即大司命也次子固字季偉三子衷字思和司命君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

固戊戌春庚子三君少學吳縣天平鎮性穆志希延種情忘　證之本田世籍孫偕履冰修巖

壽慕高祖之遺華惟飫北遊之利貞子年十八翁親入恒山以道往隨閣易采朮服餌讀華

精誠感夢太上玉女授玉札而言曰西嶽王君有真道可為師必至三月沐浴以見王君

焉神而之轎于岳不遇隱仙偏尚道真王君遂尚洞宮執巾履之役十又年王君以君稽密

稍傳之文乃圖錄後三年王君遣白玉龜山圖授君因語王母于青城宮母曰授其指南人

以登昇是乎王君曰君拜求壽爾乃叩頭自陳曰盈以賤陋之軀慕龍風之年朝蘭之質

乘積朝之期雖仰達蔭冀之能誠當恐一旦死于饑訪之雖耻笑于世伏遇王君忘盈弃昔

祖授治身之術也圖之曰存視至安騎長生之西母教王君羽擇之言之經白數玉璽全

儒之文命授諸司命子玉札金提素書上清當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此後當別付于子也

王君與君遊西嶽依而登訣授而行之于是身有神光面生玉澤王君賜九轉還丹一劑

神方一冊授之不留世乃傳其惕曰子道既後當專有岳授仙任君總遇達儒傳世笑矣

君又始之曰為子不親倣壽將出四方往視之君長跪而曰盈受命當修道則是借奇

能使東門與泰盈受聖師付錄提攜管助之悟今言乃止後每者於後長者孔停弗年

仲秋宜祈神其漢元朝之嫡曉吾石也武威太守季中季弟保命小君宜西河太守